



李浩,1971年生于河北省海兴县。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阅读颂,虚构颂》。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文学奖、第九届《人民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一届孙犁文学奖等。

# 作为镜像的父亲或者飞翔意识

□张艳梅

作为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儿童文学作家、散文随笔作家,李浩自己就有着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可以说,李浩在“70后”作家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不仅因为他的文学修养、艺术追求,还因为他的渊博学识以及自觉的知识分子立场。他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都有着清醒认识和独特思考。美是一种绝对意志,对文学之美的执著,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李浩游走在文学之美的极限,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他自得其乐,而又严肃神圣。在他身上,有大智慧,也有小狡黠,有着常人看不到的单纯可爱,也有着不易为人的深邃神性。

## 父亲是谁?

当代作家中,反复书写父亲形象的并不多见。除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李浩还陆续写过《父亲树》《父亲的奔逃》《会飞的父亲》《父亲的七十二变》等等。他为此还特意写过一篇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包括他对文学作品中父亲形象的梳理和理解,这就是那篇著名的文论《父亲,父亲们——漫谈文学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在这篇文章中,李浩提到了布鲁诺·舒尔茨、卡夫卡、君特·格拉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等人笔下的父亲形象,坦言这些人对他写作的影响。为什么如此固执地书写父亲,他写的是怎样的父亲,这些父亲形象里面包含着怎样的历史文化思考?在李浩的自述中,大体可以找到答案。“我致力把它强化成一系列的建筑群,而《镜子里的父亲》是其中统领性的建筑”,“我写着这本书,从庞大的自信开始,从和上帝的博弈开始,从建造一个百科全书的意愿开始”。

李浩认为令自己着迷的是“父亲”身上的那些背负。这些背负是象征、寓言、文化,是我们应当认知却总是习焉不察的“幽暗的区域”。“我对父亲的书写在某种意味上来说也是对我和我们的书写,我要书写的,不只是那个具体的‘父亲’,而是父亲们的生活和生活态度,以及对这态度的思考和反问。”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个转换过程中那些深刻的变动让李浩为之着迷。其实对于“70后”作家来说,父辈的存在,已经不再意味着精神的引领,当然也不是确认自我的障碍。在这一代人笔下,父亲的形象首先是作为与历史对话的镜像,然后才是情感表达的通道。换个说法就是,父辈们作为历史的制造者,总应当承担些什么,这种承担以反思还是救赎的方式呈现是另外一个问题;而我们作为生命的被赋予者,又应该为父辈们背负些什么,同样是无法回避的自我追问。这种父子对话本身,就包含着现实的变迁与历史的回溯。当代中国社会演进的轨迹里,被裹挟的不仅仅仅是小人物的命运,还包括大时代的价值分化,代际冲突算是一个观察的切入点,写作者无论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还是基于历史理性,对这一切都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评价和判断。

不可否认,“父亲”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在心理上仍旧有着巨大的影响,父亲具有复杂的象征性,历史的、政治的,当然也包括日常性的。虽然现代浪潮打碎了生活的完整性和内在性,但是日常生活仍旧有着庞大而坚固的外壳,并且构成无形的精神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的一生。回避父亲的存在,不仅意味着对历史的回避,也往往包含着对现实的逃避。多年来,“70后”作家普遍缺乏讲述历史的耐心,而李浩则越过僵化的阐释层面,试图重建血肉饱满的历史。这一野心,在《镜子里的父亲》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在这部小说中,李浩不

仅为我们塑造了作为镜像的父亲形象,更重要的是他提供的那一面历史之镜。人类的悲剧是一面无限地宣扬理想主义,一面不断创造与之相反的陷阱,最大的悲剧并不是人类自身的局限性,而是将盲目视为伟大的眼光而沾沾自喜。李浩的历史反思中还隐含着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与蜕变、文化人格和心灵史。这正是他的独到而深刻之处。

## 镜子背后有什么?

镜子在李浩的小说审美建构中出现频率很高,并且每一次出现,镜子的形态、所指和能指都有所不同。无论是作为历史之镜、现实之镜,还是文化心理和复杂人性之镜,在他笔下,镜子从来不是功能单一的道具,作为小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镜子本身构成了一个意义世界。阅读李浩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他从容而自由的灵魂,他站在万镜之宫,目光深邃,面对复杂的现实中国,背后是强大的西方文学传统,尤其是丰富而诡异的西方现代小说叙事,试图重构一个世界:一个思想的世界,意识与哲学的世界,文学与美的世界,一个能够阐释中国的世界。我们由此看到永恒的可能性以及追求的勇气。自由、困顿、追求、爱,这些都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只是我们一直活在成见之中,很少有人能够走在突破陈规的路上。李浩喜欢迷宫,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或者虚构的。虚构与真实,在他眼里没有什么距离,他没有特别明确的时代感,他的文字天马行空,又有着非常强烈的力量感,强大的想象可以比现实更真实,在那些叙事迷宫里,他为我们建构了无数可能。

同为“70后”作家,李浩的小说,没有张楚那种排山倒海的孤独和忧伤。他不仅在小说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思想能力,在他的随笔和评论文章中,我们更是强烈地感受到了他对理论的嗜好和强大的逻辑理性。即使同样喜欢卡夫卡,李浩喜欢的是《变形记》,而张楚更喜欢《城堡》,李浩喜欢做一个魔法师,擅长把同样的人和事物变幻形态,安放在不同装置之中;而张楚的兴趣在于那些装置的构成,以及被魔法师囚禁在城堡中的那些孤独灵魂。李浩喜欢镜子,写过很多与镜子有关的小说。在超现实主义的文本里,不断描绘变形、梦境、潜意识。他喜欢重复,反复同样的场景、动作和情绪,反复运用暗示、象征和隐喻,力图在日常性中揭示出被奴役的处境,在无意义的生活流中,揭示出某种近乎神圣的意义。

《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是继《镜子里的父亲》之后,比较有代表性的文本。李浩把父亲放在不同的镜子里观照,为我们呈现了“70后”一代人对历史的观察、理解和思考之后,又选择让妻子突然消失在镜子背后,镜子是一个隐喻,是生活的折射,是妻子的隐遁,是她者的沉默,也是现实的裂隙、精神的禁闭、感情的深渊。妻子的失踪,当然也是一个隐喻:从无聊的日常生活中走出来是现实主义,而李浩让小说中的妻子消失在镜子里,就变成魔幻了。这面镜子到底意味着什么,最后碎裂了仍旧是一个谜团,那深不见底的黑洞,是不是才是生活的真相?最后“我”用尽全力扔下去的锤子,看起来似乎摆脱了眼前的困境,而蠕虫化的写作和生活,仍旧会日复一日地弥漫在所有的空间中。

## 你会飞吗?

考察李浩小说,现代性、先锋、技术流,无疑都是有效的路径,而精巧的结构、动人的旋律、

美妙的语感,则是更直观的感受。他像一个高超的机械师或者外科医生,拆解时有条不紊,复原时严丝合缝。我们在他的小说中可以捕捉到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夫卡等人若有若无的气息,也不难察觉到维特根斯坦、柏格森、克尔凯郭尔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子,比如对直觉和精神世界的追溯、对语言魔力的迷恋、对形而上世界的执著。李浩对于人类生存世界的本质和小说艺术的极致,有着永不枯竭的探索热情。但他从来都没有把人生和自我孤立出来或者对立起来,他所隐喻与呈现的个体孤独、焦虑与困扰,都是建立在现实人生基础上的,所有镜像都是现实世界的倒影,都是现实人生的回应。

美妙的语感,则是更直观的感受。他像一个高超的机械师或者外科医生,拆解时有条不紊,复原时严丝合缝。我们在他的小说中可以捕捉到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夫卡等人若有若无的气息,也不难察觉到维特根斯坦、柏格森、克尔凯郭尔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子,比如对直觉和精神世界的追溯、对语言魔力的迷恋、对形而上世界的执著。李浩对于人类生存世界的本质和小说艺术的极致,有着永不枯竭的探索热情。但他从来都没有把人生和自我孤立出来或者对立起来,他所隐喻与呈现的个体孤独、焦虑与困扰,都是建立在现实人生基础上的,所有镜像都是现实世界的倒影,都是现实人生的回应。即使他刻意追求事物表象背后的深层幻象,其内部世界的核心,依旧建立在此时、此地、此在的人类精神体验之上。

《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里写到了突然的失踪,那么这种隐遁、逃逸和破碎就是李浩逻辑的基本支点吗?显然,还有一种姿态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那就是飞翔。其实在《镜子里的父亲》中,李浩已经写到了这一点,只不过到了《会飞的父亲》系列,这一意象被反复强化了。李浩在小说中试图表达的,不仅仅是父亲飞走这一传说引发出来的各种历史与人生隐秘,在那些传说、猜测、想象和虚构中,在多重指向的记忆复现中,漫漶的叙事之流有一个核心水源地。无论什么题材的写作,都是在永不停止的时间长夜里穿行。写作是历史和时间的停顿,是人心和遭遇的放大,是对缺席者的补偿与挽留,是对在场者的质询与确证。飞翔携带着舍弃的孤独,又是一种超越式的自我抚慰。对于孩子来说,孤独就是穿过漫漫时间长夜的狭窄通道,记忆空间里七零八落堆放着精神创伤、历史悲剧、出卖与背叛、崇高的牺牲与可耻的逃跑,而游戏无非是成人世界的演习,是真实历史的残酷表演,孩子与



父亲由此重合成为一个整体,也为打开历史死循环提供了一个思想线条。

纵观“70后”作家创作,一方面确实运行在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交叉轨道上,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和社会理想的宏大视野中;同时,从人性禁锢、社会批评层面,也不乏对现代性的一些反叛。“70后”作家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意识的瞬时性、感官的内在性,以及叙事的陌生化和缺席的在场感,都呈现出他们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反叛和反思。而后现代的碎片化、戏仿、狂欢、反讽,同样被他们运用得得心应手。这种关涉存在的不确定定性中,既有去除具象身份的虚无感和危机感,同时又获得了抽象身份的自由感和自足感。当然,也可以看到“70后”作家自身面临的困境和矛盾——每个人都在感性和理性的冲突中,寻找自己的支撑点,寻找一种稳定感。

父亲、镜子、飞翔,作为我们观察李浩写作的几个视点,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李浩小说的通道和可能。回答的大体上是那三个基本的哲学命题:我从哪里来,我是谁,到哪里去。虽然父亲不是惟一的历史出处,镜子也不能保证自我观照的实现,飞翔不过是摆脱世俗生活泥泞的一种姿态,我们仍旧可以从这个三维立体建构中,找到李浩小说之谜的蛛丝马迹。李浩笔下的每一个故事,大概都可以看成是一面镜子,每一面镜子照见的,都是一种人生困境。他想要表达的是人类的共性,被隐藏在日常性中的人性。他喜欢赋予人物形象丰富的隐喻意味,在象征性世界中,获得自己的艺术个性。李浩常常引用纳博科夫的那句话:“空洞的思想是一腔废话,而风格和结构才是一篇作品的精华。”这并不意味着他排斥小说所能够表达的思想,而是他不屑于以粗糙的艺术形式去表达所谓的思想;而且,即便是有着成熟稳定的风格,他也不愿意浪费自己的才华去表达空洞的思想。

## 创作谈

在我人生已经走过的数十年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阅读和写作中度过的,虽然时有疲惫,但“乐此”的分量明显更重一些。不止一次,我曾借用某位物理学家的话来表达自己对“写作”的某种认知与认可:假如回顾我的生活,我可以和上帝说,我度过了充实而幸福的生活;假如能有来生,我愿意继续此生的工作与生活,并希望能把此生未能完成好的工作中的遗憾弥补一些。

我太笨了。好多的事情都未能做好,希望能在下辈子中完成。

说实话,从“我太笨了”这句话开始,我不知道我所重复的是那个故事中的原话还是我在不断的重复中自己所做的添加。我更倾向于它出自于我的肺腑:我太笨了。我时常惊讶于那些天才作家们“轻易”所能取得的成就,而我,哼哧哼哧,满头大汗,所完成的竟总有多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或者怎样弥补,也无法“完整起来”的笨拙之处。

多数时候,每发表一篇作品,我在享受虚荣和喜悦的同时又总是随手翻翻同期刊物刊发的其他作品,然后将它归放在书橱的某一处——我不会重读我刚刚刊发出来的作品,绝大多数时候不会,因为重读会让我羞愧,它会在不经意间“放大”我的粗劣和未尽,有时候,它还会打击我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当然,我至今记得我的第一篇作品在刊物刊发时较为“漫长”的兴奋,一遍遍地,我找出那期刊物,一遍遍地重读自己的那首诗,似乎里面含有一些可以灼伤手指的火苗。但后来,不知是什么时候,重读自己的文字更多的是让自己羞愧。这羞愧随着时间还在一点点加深。不重读自己便成为我抵御羞愧的手段之一。

镁笔总是具有两面的,我也需要承认我的写作之所以能够得以坚持,并且得以呈现现在的样子,是源于一个几乎庞大到无法完全实现的野心。写作的乐趣和自豪的甘愿,更多的是依靠这份勃勃的野心。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够对时间有所战胜。在我的肉体消失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阅读能够让我“部分地”得以复活。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够在充分吸纳前人经验的同时又能够充分做到对“未有的补充”,我不甘心充当渺小的后来者。我希望,我所写下的具有艺术魅力的“智慧之书”,它能有丰富、歧意和“非如此不可?有无更好的可能”的询问。它广为容纳,允许一次次地注入。

“我把我的思想和梦想放置在这本书中: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如何表达”——这是伊塔洛·卡尔维诺小说中的一句话,我抄录它是因为我期望我的写作也是如此并能一貫如此,我愿意我的所有写作都是对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表达,是描述这个世界、阐述这个世界与超越这个世界愿望的混合物;我希望我的所有写作,写下的他是者的故事,可能是关于国王、乞丐或小偷的故事,但其中,始终有我“遮遮掩掩的真情”,始终有一个隐秘的“我”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能把我从“消失”中拯救回来,让我部分获得复活的是这些,而不是其中的故事。

遮遮掩掩的真情,在我这里它们需要同等的重视与礼遇,我所写下的故事都有意地强化了其中的遮遮掩掩,因为如果非是如此,我也无法充分、真切、有效地表达我要说的“真情”。

剧以无对白的形式演绎,将传统的皮影、木偶表演与现代戏剧艺术大胆融合,同时辅以动画、光影装置等,用创新方式吸引人们关注皮影、关注传统文化。同时,此次合作演出推进了民营艺术院团与专业院校之间的教学实践互动,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和储备皮影戏青年表演人才进行了有益尝试。(范得)

## 专家研讨跨界影偶剧《画皮》

本报讯 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跨界融合影偶剧《画皮》日前在北京隆福剧场上演,受到观众关注和好评。该剧由韩非子剧社和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联合演出,其中多位演员是不满20岁的皮影专业学生。5月5日,北京戏剧家协会和《新剧本》杂志

## 以科技诠释传统文化

本报讯 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5月18日,意外艺术在京举办“百城未来博物馆计划”项目发布会,旨在让科技助力文化发展。会上,金夏萍、濂瀛、赵古山、吴华、张健等与会者分享了科技助力传统艺术传播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新解读,并就“国宝如何活起来”等话题展开交流。据悉,该计划将通过线上线下互通的做法,鼓励大众走进家乡的博物馆,上传博物馆的代表文物,用自己的故事和感受解说家乡的文物,向大众展示家乡文化。主办方将在大众上传的文物中进行海选,通过网络投票海选出人气前十名的文物。今年下半年,主办方将举办展览,以高科技手段展出选出的高人气文物,以全新形式展现和诠释传统文化,让文物变得可感知、可互动,从而拉近观众和文物之间的距离。(欣闻)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5月18日至20日,由《十月》杂志社组织的“作家诗人走进惠山古镇采访活动”在江苏无锡惠山古镇举行。宁肯、梁平、荣荣、龚学敏、胡弦、王学芯、雁西、龚璇、谷禾等30余位作家、诗人参加。

惠山古镇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号称无锡历史文化的露天博物馆。活动期间,诗人们走进惠山古祠堂群,拜谒民间音乐家阿炳墓,深入了解寄畅园、惠山寺和惠山泉背后的丰富历史文化。诗人们在交流中谈到,惠山的一座古祠、一个个名园,经过时间的漫长洗礼,完好地保留下来了。其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活态地展示了江南文化的源远流长。这些古迹的传承和扬名,离不开文人的书写和艺术家的传唱。江山留胜迹,新时代的作家和诗人应该用手中的笔书写好祖国的文化古迹、大好河山,进一步释放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美感和文化底蕴。这就需要作家、诗人们真正深入生活,认真观察细节,深刻把握意蕴,写出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文学作品。

## 致敬生命

## 记忆历史

本报讯 5月12日,由国学研究会大众诗社和北京市石景山区作协联合举办的“致敬生命,记忆历史”纪念“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诗歌朗诵会在京举行。多位诗人在北京活动现场进行朗诵,还有部分诗人分别在广州、阿坝、汶川、北川等地进行异地视频诵读。

会上,诗人们围绕灾难、爱

(辛雯)

## 军事解密新作《绝密较量》首发

本报讯(记者 王觅) 5月15日,《绝密较量》新书出版暨影视作品发布会在京举行。这部长篇军事解密作品由军旅作家、《解放军报》记者沉石创作,华艺出版社出版,以小说形式展现了上世纪60年代中美军事领域一次鲜为人知、惊心动魄的较量。

多年来,沉石推出了一批颇具独创性解密性和传奇色彩的作品。为写好《绝密较量》,刻画出空军部队的真实感,作者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艰苦采访和素材收集,翻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访

## 西尔艾力音乐会唱响“爱的旋律”

本报讯(记者 王觅) 5月25日,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中国东方歌舞团演出的《在你怀抱里——西尔艾力“爱的旋律”情景音乐会》将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与观众见面。作为2018年“东方歌舞一枝花——国音音乐会”“爱”为主题的综合性音乐会将集歌、舞、乐、情景表演于一体,通过“我从沙漠来”“我心绽真情”“我向梦中去”“我为爱而生”4个篇章,展现这位来自新疆的青年歌手上一路走来的逐梦之行。

西尔艾力2010年进入中国东方歌舞团。此次音乐会上,他将巧妙融合原生态、民族、流行、美声等多种风格,用动听的歌声串连起儿时的生活情境、青春的炽热情感、追梦的坚韧不拔及累积的人生感悟。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其原创的歌曲,还可以感受到经典老歌、民族歌曲、现代风格作品和外国歌曲的魅力。此外,都塔尔、热瓦普、手鼓、三角琴、巴扬等特色乐器的演绎,爵士现代舞、踢踏舞的展示和民族婚礼等场景的再现,都将使整场演出别具新意。主创团队表示,希望这台音乐会能以真情拨动每个人的心弦。